编者按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载:“立,建始也。”“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”11月7日,我们就要迎来立冬。冬,是四时的收束,万物敛藏,寒意渐生,却也藏着独属于人间的温情。立冬,不只是时序更迭的标记,更是中国人感知冷暖、安放心绪的节点。本期副刊选取两篇散文,一篇写出了当下烟火相聚之喜,一篇忆往昔慈母针线之温。凛冬将至,愿我们都能在寻常日子里,接住这份暖意,心怀期盼,共赴一场立冬之约。

冷风吹来人间暖

○ 尹小英

立冬一至,风便换了性情,整日在窗外徘徊,连枝头最后几片执拗的梧桐叶,也被它劝落归根。路上行人缩颈疾行,口中呼出的白气,在路灯下聚了又散。细细品味便知,这份寒凉之中,潜藏着生活最本真的暖意。天愈寒,人愈爱相聚,心也靠得更近。冬来,福亦悄然而至,它藏在日常的褶皱里,静待有心人伸手感知。

一个“凑”字,道尽冬日常温。夏日里大家各自奔忙,邻里之间常常疏于照面。入冬之后光景不同,楼道偶遇,总会停下寒暄一句:“吃了吗?”“穿这么少,不冷吗?”话语朴素,却自带温度。家中更是如此,晚饭时分,一家人围坐桌旁,锅里的汤咕嘟翻滚,母亲把饺子整齐码在盖帘上,父亲在阳台收回晒足一日的厚衣。这些细碎声响、寻常画面,便是福气最本真的模样,不必轰轰烈烈,贵在人在一处、彼此相伴。

福气,也藏在一个“藏”字里。田野秋收已毕,农人将种子、农具妥帖归仓,浇好冻水、积足冬肥,才得闲倚着墙根晒暖阳。人亦当学这份从容。立冬之后,日子宜向内收束:少赴喧嚣宴席,多在家烹一盏清茶;少流连碎片化信息,多读几本搁置许久的书卷。把心神从繁杂琐事中抽离,安放在方寸小屋。福气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,就在愿意慢下来的瞬间,静静落于掌心。

而福气的内核,更离不开一个“盼”字。冬日启幕,年的脚步便近了。盼落雪、盼团圆、盼春来河开。心中存着期许,凛凛寒冬便不难熬。孩童盼新衣、盼爆竹,成年人盼闲时与故友小酌,老人盼儿孙满堂、围桌共食。这些心愿平日里被忙碌掩埋,一到冬日便悄然浮现,如同灶膛里的火苗,明明灭灭,始终不曾熄灭。心怀期盼的日子,便是有福的日子。

福气本无择时,不因寒暑而变,只是换了模样,借冬日的相聚、归藏与期许,落脚于寒冬。若能在立冬放下手机,帮母亲擀几张饺子皮;寒夜里,给远方友人捎去几句问候,便会懂得:寻常烟火,即是福气。

窗外北风未歇,白昼渐短。屋内灯火融融,餐桌上新出锅的饺子热气升腾。夹起一枚咬开,白菜猪肉馅鲜香四溢。母亲问味道咸淡,我颔首称好。这一口鲜香,尝见的,便是一整个冬天的福气。

藏在针线里的爱

○ 诸葛保满

前几日陪爱人逛服装店,冬装已然摆在醒目位置:呢子大衣、羽绒服、羊毛衫一应俱全,在灯光下漾着融融暖意。恍然间,立冬时节又至。伫立货架前,一段往事漫上心头,想起从前母亲为一家人备置寒衣的那些温暖岁月。

我生于南方的小山村。南方入冬向来舒缓,立冬前后,白日里尚留秋的余温,入夜之后却露重霜浓,寒气悄然而至。那时母亲判断冬意深浅,不靠日历提醒,凭的是一双巧手、一双慧眼:伸手探一探井水的凉热,望一望晒谷场上露水的厚薄,再翻看墙上的老皇历,便晓得该着手张罗全家过冬的物件。

母亲迎冬,第一件事便是开箱翻出冬衣。那只木柜是母亲当年的嫁妆,漆面经年摩挲,早已光亮温润。箱盖一开,樟脑与旧棉布糅合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母亲将压在箱底的棉裤、毛衣、厚外衣逐一取出,抖落浮尘,摊到阳光下晾晒。我们兄妹的冬衣多是接力穿用,袖口磨薄了,她就接上一截新布;扣子脱落了,便就着昏黄油灯,一针一线细细缝牢。次日清晨上学,寒气正盛,我们裹着充盈着阳光气息的冬衣出门,身上暖和,心底温热。

晒好衣裳,母亲还要拆洗被单、晾晒被褥。立冬前后,但凡遇上晴好暖阳,她便拆下全家被单,挑到村口溪边浣洗。溪水寒凉刺骨,她挽起裤脚,俯身捶打,双手冻得通红,口中总念叨:“被单洗净晒透,冬夜里睡觉才安稳踏实。”洗净的被单晾在竹竿上,随风舒展,好似一面面轻扬的布旗。待到傍晚收回,再细心套上棉胎,密密缝缀。针脚匀整细密,一如她操持日子,沉静寡言,却事事周全。入夜钻进被窝,阳光独有的干爽香气拥住周身,窗外寒风寒露再烈,被窝里始终暖意融融。母亲的立冬,藏在木柜旁、溪水边、油灯下的针脚里,默默将凛凛寒意隔在门外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、进城工作,冬衣随时可购,居室有暖气,不必再追着晴日晒衣晒被。可每逢立冬,母亲翻晒衣被的身影、那只老旧木柜、溪边此起彼伏的棒槌声,总会清晰浮现在脑海。

立冬始裘,添上的不只是衣裳被褥,更是母亲对一家人绵长的惦念,是纵使天寒,也要把日子过得温热的心意。这份暖意,自上世纪70年代的小山村里缓缓飘来,穿过数十个立冬,时至今日,依旧温我身形,暖我心怀。

连载176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元美,元美,停船,停船!

这次,船上人听清了。船只慢慢地靠向岸边。

谢榛、顾圣之已是离船十几米了。只听船上有人喊道,是茂秦吗?

是我!

谢榛、顾圣之来到船边,与王世贞已是船下船上。

谢榛指着顾圣之,大声说,元美,这就是吴人顾圣之,赵王府宾客。

王世贞说,久闻大名!你看,你看,大半夜里,你们怎么追来了?

顾圣之说,渴慕已久,怎能不追?何况还有月亮相助。

二人上船。

王世贞问,你们跑着来的?

谢榛说,不是,在大堤上骑马追了几十里,不见你的船只,便跑到滩地上来了。我们把马拴在十里外的小树上了。

王世贞连忙对两个随从说,快去把马找来。

王世贞把二人让进船舱,吩咐船家,整治四个菜上来,我们兄弟喝点!

不一会儿,酒菜上来。王世贞执杯在手,说,茂秦是老朋友了,稍后我再敬,先敬季狂!说完,两人一碰杯,喝干。随即,王世贞敬谢榛酒。

王世贞说,早听茂秦说过,你在赵王府为宾客,与茂秦关系极好。你的诗我看过,逸怀幽绪,不同凡响。

顾圣之说,我那是野路子,不像你,自幼便得名家指点。

王世贞矜持地一笑,说,高适五十才学诗,不照样写得那么好吗?

三个人说说笑笑,不时喝上一杯。渐渐地,王世贞竟然喝多了。也许是谢榛、顾圣之二位月夜狂追前来会面的行为感动了他,看到满河月色,一河流水,立即来了诗兴。于是,他向船家索来纸笔,极快地写出一首七律,《月夜发大名谢茂秦顾圣之追会卫河舟中作》:

月拥层城万堞开,天垂极浦片帆来。如霞独赏长康语,似练还惊谢朓才。拂袖中原堪落拓,曳裾公侯重徘徊。亦知为侠轻分手,明夜谁同酒一杯。

诗成,谢榛看了两遍,连声说好。自然,他的手也痒痒起来,从王世贞手里接过毛笔,也写出一首七律。王世贞看了,暗暗称奇,六十岁的人了,骑马跑了这么远的路,诗思还是这样敏捷。一丝妒意不由产生,但他很快掩饰过去。他笑呵呵地对顾圣之说,季狂,你也来一首。

顾圣之说,你们两个写了,我就不献丑了。

三个人继续喝酒,喝来喝去,一看船外,天光已是大亮。河水一波一波往前奔流,水鸟掠水而飞。水边芦苇丛里,热闹的鸟声一片。王世贞说,我如果有时间,真愿意在河边再住上一晚。

谢榛说,月光下的卫河,美;友人喝酒赋诗,美。二美具,自然是难得之事。

王世贞听了,忽然忆起一事,像有一记拳头打在胸口。这事便是他以前给李攀龙写过一封信,信里有这样几句:

眇君子寄来拟李杜长歌,丑俗稚钝,一字不通。此类诗句,尚欲比肩李杜,何不以溺自照。

王世贞的脸红热起来。

谢榛、顾圣之先后与王世贞握手,然后二人跳下船来。王世贞大声说,后会有期,书信联系,书信联系!

谢榛、顾圣之先后说,一路顺风,一路顺风!

船家指挥三个船夫一同行动,这样,船只慢慢移至中流,然后顺流而东。船头上的王世贞,朝着二人频频挥手。谢、顾二人,也是频频挥手。

直到看不见王世贞了,二人才牵马走到大堤上,上马,缓缓往大名方向赶路。此时,二人再也没有了昨天晚上的劲头,任由马儿悠悠向前。偶尔,二人瞌睡上来,还会在马上迷糊一会儿。清醒之时,谢榛看看天色,听听河水,想起王世贞的两句诗:百年那得更百年,今日还须爱今日。今日与顾圣之月夜追赶王世贞,便是爱今日的表现。

到大名后,顾圣之交还马匹,立即返回安阳。

第二十三章 李攀龙升任陕西 谢茂秦做客洛阳

谢榛在大名,又过起安定的生活。除了与府衙官员谈诗之外,就是自己读书写诗了。芷兰把生活料理得有条不紊,两个人在幽静小院里,生活得有滋有味。谢榛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,此生得一芷兰,值了。

十月的一天,谢榛早早起来,看到天高高的,云白白的,心情更加愉悦。他信步走出小院,来到府前大街。快到府衙门口的时候,看到一辆马车急急驶来。从车上跳下一人,原来是张大中。谢榛上前招呼。

张大中说,茂秦,我昨天晚上看到近期邸报,上面说李攀龙已被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,要求不日到任。

谢榛说,那我们去顺德为他送行吧。

张大中说,我没时间,我得立即到魏县勘案。这样,我让刘知事陪着你,前去顺德为攀龙送行。这伙计,怎么提前不知会我们一声呢。

谢榛回家,说要立即赶往顺德。芷兰说,你年龄大了,路上小心点,对了,怎么去?

应该是坐车,与刘知事一块。

谢榛再走到府衙门口时,刘知事已是雇了马车。二人上车,车夫鞭响,马车前进。

二百七十里的路程,紧赶慢赶,到顺德时已是半下午了。到了府衙门口,刘知事下车一问,傻眼了!守门军士说李知府上午已是动身前往陕西了。

怎么办呢?谢榛着急地问。

刘知事说,这样,让马车回去,我们雇两匹马,快马加鞭追赶。

好。

二人先在城内策马慢跑,到了城外,便纵马狂奔起来。二人知道,从顺德往陕西,必须一直往南,到新乡后才折向西方。此时的谢榛,虽然身子比较疲乏,但却坚持着奔跑。他的内心里,净想着李攀龙给予自己的好处。

但是,一直跑到天黑,还没有李攀龙的马车影子。无奈,只好下马住店,明天再往前追赶。

(未完待续)